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第六十二回 單趨賢幫忙辦喪事 胡寶玉越禮出棺材

按上兩回書中載，寶玉的哥哥阿二病重身故，寶玉為之經營喪務，入殮方畢，又議出材，必欲大大的舉動一番。不知者以為情關手足，厚待親兄，然自明眼人觀之，不過欲張慶餘堂的場面罷了。在下做到這裡，偶有一友過訪，見余案頭的稿本，略一過目，即笑謂余曰：「子誤矣，子誤矣，慶餘堂開喪一事，確然有之，但是弟而非兄，子得無傳聞失實乎？」余曰：「唯唯，實誤於想當然耳，蓋因寶玉之母原係箍桶匠之妻，其後姘識小鏡子，只生寶玉一女，未聞更生一男，然則阿二係桶匠之子無疑，其母先嫁桶匠，後姘小鏡子，余故謬斷阿二為兄，寶玉為妹耳。」友又笑曰：「子但以理猜測，安得足為定評哉？子試思寶玉之母，既可以姘小鏡子，則小鏡子伏誅後，何不可再姘他人，而再生一子乎？」余亦笑曰：「是則余不敢知矣，不知而強以為知，其咎固不容辭。然余書宗旨，並非考胡寶玉之家世，不過借胡寶玉做個榜樣，描摹其平日所作所為，編成小說體例，以醒世俗之迷。故是書不名之曰『胡寶玉』，而別名之曰『九尾狐』。由是而言，則現在鋪排這段情節，聊以表胡寶玉之驕奢淫佚超出尋常，無論是兄是弟，而推其初心，亦不過借此名目而已。余故於前回書中早經表出，現下雖聞君言，也由他以訛傳訛，將錯就錯的了。只要慶餘堂有這開喪一事，就不算在下虛言，何必分清他兄弟的來歷呢？」友聞余之強辭，竟默然而退。余遂磨墨伸紙，逞著自己這枝秀筆，仍承上文做將下去。

且說阿金先從房中走出，見帳房同來的朋友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昔年認識的單趨賢，連忙叫了一聲「單老」，問道：「單老，為啥多（讀帶）年勿到倪搭來介？」趨賢未便實說，坍了自己的臺，只說：「這幾年我在湖北，跟著申大人辦事，直到此刻才回來呢。」

其實，趨賢起初原在申觀察處做帳房，固是極好的際遇，後來營私舞弊，被觀察查知，立即將他驅逐。再去投奔關武書，武書仍在丁統領帳下，頗為信用，就托他在統領前吹噓，果然有效，因丁統領前在寶玉家見過趨賢，知他小有才能，也叫他做了帳房。那知舊性不改，做不到兩年，便往外邊狐假虎威，恐嚇鄉民，勒索陋規，私宿土娼，種種作惡，幾乎鬧出事來。忽被統領訪悉，赫然大怒，定要按律嚴辦，還虧得武書再四懇求，方才從寬發落，將趨賢遞解回籍。在家過了一年，弄得吃盡當光，想起上海尚有熟人，還是到上海想法的好，所以湊些盤纏，於二月中來到此間。怎奈衣衫藍縷，連從前的老本行也不能做了。幸喜遇見幾個舊友，稍稍照應，有事叫他去幫幫忙，騙口飯吃，不然，在申漂泊，豈不要活活餓死的嗎？現今寶玉請的帳房也是他的朋友，所以帶他來做幫手，他聞說是寶玉家有事，因向帳房借一套衣服才來。眼前阿金問他何以久不至此，他怎好說出這所以然呢？數言遮飾了過去。卻好寶玉也走了出來，見是趨賢，亦然叫應，請他們進房坐下，免不得先與趨賢寒暄幾句。趨賢竟忘自己已到這般地步，又復洋洋得意，以為此番幫過了寶玉的忙，可以有飽飯吃了。

不言趨賢心中快活。那帳房要問寶玉取下訃的名單，寶玉方才已命人摘出，交與帳房。帳房又問點主之人可曾定奪，寶玉道：「格倒一時頭浪想勿出啥人篤，要請個把關點格末，只怕俚看勿起倪，勿肯來末哪哼？倒替奴想想看，阿有啥關點格人，奴送銅鈿勿在乎此格。」帳房聽了，正仰著頭在那裡想，趨賢也聽得有銀錢進帳，即先接嘴道：「你要請點主，我倒有個人呢，說起來你也認得的。」寶玉與帳房同問何人？趨賢道：「事有湊巧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我的譜弟關武書，一向在丁大人標下當差，他的官運很好，現在已是實缺的營守備，加上游擊的升銜，藍頂花翎，狠有些場面，雖是個武職，總算國家的三品大員。昨天進城往道轅拜會，途中遇見了我，我問他公館在那裡？他說在法界名利棧，來申採辦軍裝的，要在此耽擱二□天。如果你請他來點主，只須我去，斷沒有不來的，豈不是事有湊巧嗎？」寶玉道：「蠻好蠻好，實頭巧格。格末奴就托去請仔罷。不過格筆謝儀，阿要送俚幾化介？」趨賢素知寶玉的脾氣，因說道：「謝儀的多少，原無一定的，全在乎場面的大小，你自己酌量就是了。」

寶玉被這幾句話一說，自然不好少送的了，倘使吝惜，就看小了自己場面。足見趨賢這等小人，弄錢的本事實在利害。且又向寶玉湊趣道：「我們請他點了主，還好托他騎頂馬，弄幾個兵勇來，在道子中排著隊伍，護送棺材，豈不更為榮耀嗎？」寶玉一聽，深合己意，不覺連連點頭道：「單老，替奴實梗出力，事後奴終重重酬勞末哉。」趨賢笑道：「這些須小事，算得什麼？應當效力，何用酬勞兩字呢？」那帳房聽他們說得高興，心中未免有些不快，即插嘴道：「慢著慢著，點主的雖然有了，還少兩個襄題的人，也該預先請定才是。」趨賢不等寶玉開口，搶答道：「我同你扮了這齣戲就完了，還請別人做甚？」帳房搖手道：「你真枉恐了，我當日開銷很忙，那有這個工夫串這齣戲嗎？」趨賢道：「你既不做，我自有人，包管請得到，大先生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

寶玉見趨賢一力擔承，明知他貪圖錢鈔，卻也少他不得，故爾連聲稱謝。趨賢又竭力討好，說出許多出材的行仗，如何如何方有場面，逞著自己一派胡言，那管禮上行得行不得，只要博寶玉歡心，自己到手，橫勢他要場面，有他的銀錢晦氣，俗語叫做「拆爛污」。寶玉那裡知曉，翻聽得津津有味，深贊趨賢辦事之能。其時帳房要想回去，怎禁得寶玉挽留，一半為著趨賢，一半帶道請請帳房，定要拉他們吃了夜飯方始放走。趨賢落得受用，趁勢過足了煙癮，乃與帳房同歸。當夜就住在帳房家裡，將訃聞上的筵條與請點主的帖子盡行寫好。

一到來日□下鐘，仍穿了昨夜這套衣服，逕往法界名利棧來。卻巧武書尚未他出，相見之下，彼此略談幾句別後之言。但武書因著前事，心中尚怨恨著趨賢，雖昔時氣味相投，結為兄弟，然一般都是小人，究係勢利之交，與道義相契者不同。況現今兩人比較起來，愈覺相形見絀，武書既做了官，又沾染了官場惡習，眼界也高了，氣派也大了，勢利也更利害了，漫說是拜把子的弟兄，就是同胞的手足、生身的爹娘，也有些不認得了。照這樣說法，從前提拔過趨賢一次，實為私而不為公，不料趨賢做事不密，險些連累著自己，故爾至今耿耿在懷，見面後甚是疏淡。

趨賢睹此神情，以小人之心，測小人之腹，豈有不知的道理？且素曉得武書的脾氣，與己志合道同，本是一樣，最喜那黃的金子、白的銀子，利心比名心更重□分。若送了他黃的、白的，猶如蚊子見了血，眼界也漸漸低了，氣派也漸漸縮了。即使烏龜王八，他也肯降尊就卑，與彼結識的了，縱有深仇闊恨，他也肯冰消瓦解，從此和好的了。故趨賢見他輕慢，驕態畢呈，也不生氣，只當沒有瞧見，仍與他嬉皮涎臉，講那自己近來的景況。武書頗不耐煩，仰著頭只是不睬，及聽到趨賢托他薦舉、告借銀錢的幾句話，登時立起身來，憤然答道：「可以可以，但我今天沒得工夫，要往滬軍營去拜會班大人，請你改日再講罷。」說完，便喚外邊的從人，高喊一聲「來嚇」。

這一來，氣得趨賢暗暗切齒，然回念一想，原是自己不好，我何必試他的心，招出他許多的官派來。況按照官場定例，下屬與上司通過譜的，如在一省，必須將拜盟帖子繳還，方合規矩，他現在已是藍頂花翎，我則依然白衣，獨把盟帖存留，已經僭越，還要同他耍笑，觸犯他的性子，真是大大的不該。幸虧他歡喜黃白物，尚可解救，否則將事決裂，請不到他，非但無顏回覆寶玉，連我的扣頭都甩掉了。我不如扮個小花臉，陪一個禮，將言實說的為是。所以急忙向武書作揖告罪，裝著笑容說道：「愚兄失言，有意和你取笑，怎麼你起認真來了？老弟臺暫且請坐，待愚兄實言告稟後，儘管公出便了，可使得嗎？」

武書被他這幾句話一說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臉上紅了一紅，且見從人進來伺候，便發作道：「你們這班混帳東西，單老爺在這裡，怎麼躲在外邊，茶都不來送嗎？」從人連道了幾個是，方才退去。武書即趁勢坐下，忸怩說道：「小弟自到此間，並沒半日空閒，果是真情，老哥休要意會錯了。」趨賢也不說破他，就將自己方才所說的，當作取笑之談，先吹了一回大法螺，說起去年在家鄉，怎樣打著一張發財票，今春到上海，怎樣拍上了一位大富翁，現在這位富翁怎樣同我去玩慶餘堂，又將慶餘堂源流一說，方說到寶玉的哥哥死了，怎樣的場面豪闊，要請一位官界中人，前去點主，情願重重酬謝。

說到這裡，武書便搶著說道：「我雖是武職人員，品級卻不算低微，像我這樣，可合寶玉的意嗎？」趨賢道：「老弟太謙了，愚兄早將你保舉，寶玉歡喜得了不得，只恐老弟不肯賞臉，故特命愚兄前來相請，今蒙如此俯就，實為萬幸，即愚兄臉上亦增光輝，事後斷不相忘，請我弟放心就是了。方才多多冒犯，只當愚兄放屁如何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武書也笑道：「老哥說什麼話？我們自己弟兄，怎麼當外人看待起來？就是這樁事沒有錢的，老哥喚我去做，白當差也不要緊，任憑天大的事忙，也應抽一個空兒，跟隨老哥辦事呢。況我們做武官的，性子最直爽，說怎樣便怎樣，不過鹵莽些兒，老哥休要見怪。」

趨賢聽了，不禁好氣又好笑，足見銀子會說話的，我薦了他一注好買賣，他就換個樣子待我了，我索性再薦一注生意，使他□分感激，然後等他動身時，我實言求他引薦，諒無不允的了。想定主意，又說道：「更有一事奉懇，我想一客不煩二主，順便托老弟騎匹頂馬，弄幾個兵來，裝裝聲勢，寶玉自當另有敬意，但未識老弟可肯俯允嗎？」武書道：「便極便極，當得效勞，待我去拜會了班大人，就向他多借幾個兵，也甚容易。老哥，你去回覆寶玉，說我斷不會誤事的。」趨賢聽他一一依從，即起身告別道：「今日老弟要往滬軍營去，被我耽誤了許久工夫，實在攪擾得狠，只好明晚再來進謁，細敘離情的了。」話尚未畢，被武書一把拖住，說：「自己弟兄，怎講這話？班大人那邊明日去也不遲，此刻且同你吃番菜去，暢敘一回。」趨賢情不可卻，只得應諾。武書也不更衣，便同趨賢往番菜館飽餐了一頓，又到麥家圈綺園開燈吃煙，對面談心，直敘到傍晚五下多鐘方才各散。

不言武書向南回棧，單說趨賢向北往三馬路而來，滿心歡喜，不知不覺，早到慶餘堂中。上樓見了寶玉，即便信口開河，說得武書怎樣難請，若非我譜兄請他，斷然不肯來的，如今點主、頂馬都擔承了，只須到了當日，用全副道子去接他，他就光降，我這件功勞可不小嗎？」寶玉信以為真，道謝不置，又留他吃了夜飯，趨賢方歸。

自次日發出訃聞後，帳房同趨賢時在寶玉家中，預先料理出殯諸事，如喚六局僧道人等，以及用各物或定或買，或借或賃，一樣一樣的佈置起來。忙忙碌碌，直至開弔上一天，方始各樣完全，一無缺點，連點主的裏題也請定了，寄柩的善堂也看妥了，靈前的喜神也畫好了，兩旁的輓聯也寫就了，育嬰堂裡的孝子也抱來了，巡捕房裡的照會也打過了。總而言之，明日舉行的排場應有盡有，均由帳房、趨賢兩人調撥，所以只須寶玉出錢，不勞寶玉費心。但寶玉究是個娼妓，死了一個哥哥，猶如死了一隻貓、一隻狗，值得什麼？乃竟如此的舉動，不但同行姊妹們中，連平日所做的客人那裡，也都下訃，我想客人見了，必然哈哈大笑，唾罵寶玉妄為，置之不聞。詎意他們毫不為怪，反贊寶玉情重同胞，紛紛送禮，有送祭幛的，有送挽對的，有送銀洋的，其中以銀洋居其多數，無非要博寶玉歡心。你想可笑不可笑？故爾前一天，雖不請什麼司喪，已甚熱鬧，且有同行中送來的禮物，也是絡繹不絕，足有二三百號之多，都歸帳房中開銷使金，毋須細表。

且說第七天上，正是領帖舉喪日期，那班六局鼓手執事人等，一早都來伺候。少頃排了道子，備了轎馬，逕往法界名利棧，迎請武書前來點主。其時弔奠者陸續而至，內中嫖客不過□分之一，究屬無多，然外面車馬紛紜，已甚喧鬧擁擠，若不是門前用著巡捕看守，只怕更有許多閒人擠進來看了。不一回，武書已到，即時在靈前點主，趨賢同著一個朋友也都穿了公服，左右襄題。今日居然有孝子跪謝，比大殯時更為體面。演過了這齣戲文，趨賢就央那個朋友做了陪賓，陪武書到右首房內坐茶，還有幾位體面客人，也在此中作坐地。其餘一班元緒公，另有招待之處，在牆門左邊一間，右邊一間做了帳房。此刻趨賢卸去公服，仍在那裡幫帳房的忙，因此無暇陪客的了。

話休繁瑣。但說擺過筵席用罷午餐之後，已有半下鐘了，武書與趨賢等各客上祭畢，即吩咐起鼓演喪，聚集執事人役。這其間，碌亂紛紛，卻虧得趨賢一個人，他還在行，帶著幾個懂事的下人，來到門外，把出材的行仗指點排齊，那個在前，那個在後，一對一對的敘次分明。卻巧武書借來的營兵也到，計有一□六人，一個個穿著號褂，搦著洋槍，甚是威武，即叫他們跟在頂馬的後面，趨賢一一排畢，返身入內，看那轎役人等捲起靈幛，紮扛抬材，說不盡的忙亂。這許多事，人所盡知，不須在下描寫的了。

此際武書已到外邊上馬，各送客都執香立候，道子已漸漸的排將上去，兩個相幫抱著那個假孝子，已在功布裡面，末後寶玉與玉蓮、芸臺、月仙等，看棺材抬至門外，方各上轎相隨，免不得假裝啼哭。這個時候，趨賢已在其內，向前後望了一望，道子甚是整齊，即便吩咐拔步啟行。前驅推動了兩個開路神，金鑼響亮，細樂悠揚，一路滔滔滾滾，從三馬路西首向南轉彎，走四馬路兜抄到大馬路。按照租界章程，大馬路只准穿過，不許周行。所以由棋盤街一直對穿拋球場，始上橋向美界而來，走的都是熱鬧所在。那時兩旁看的人□分擁擠，甚至道途若塞，車馬難行，果然好盛出殯也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神名開路，相貌威嚴，亭曰銘旌，官階顯耀。

開道馬馬勒爭先，領魂雞雞籠在後。

鳴金鑼以三下，拖竹板以兩條。

紅黑帽吆喝喝，逍遙傘接連連。

高擎掌扇，翠色鮮明；

低掛提爐，香煙繚繞。

小堂名兩班奏樂，錫鑾駕半副成文。

繡旗、金鼓旗、清道旗、飛虎旗，左右雙飄，各分顏色；

香亭、祭菜亭、誥命亭、真容亭，參差七座，盡紮彩綢。

牌銜闊綽，僭稱到朝議大夫；

燈字堂皇，卻寫著慶餘胡府。

許多高道高僧，音傳鼓鈸；

四對仙童仙女，手執幢幡。

頂馬上藍頂花翎，帶著一群兵隊；

魂轎中靈魂牌位，擁著八個抬夫。

假孝子功布前行，尚勞提挈；

真胞妹肩輿後送，姑作嬌啼。

數□客相隨出殯，大都是鰲子龜奴；

卅六人著力扛棺，竟敢用龍頭鳳尾。

正所謂：

生前曳尾泥塗慣，死後銜頭軒冕榮。

一路上看的人見了這等盛出棺材，接連連，幾如山陰道上，有應接不暇之勢，莫不竊竊私議，說一個娼妓人家，竟有如此的排場，真是耳所未聞，目所未見的。

不談看客評論，且說道子兜彎曲折，足足行了兩個鐘頭。寶玉在小轎中，方聽得炮聲三響，已抵善堂門首。這所善堂之名，在下未便臆定，只好渾而稱之曰「善堂」，是個寄柩之所，把阿二寄頓開了，就算交代。斯時材已進堂，暫停在公館廳上，寶玉等一拜畢，遂即回吉歸家，已有六下多鐘了。正是：

此際奢華誰及我，將來結果不如他。

欲知下文許多情節，如：

胡寶玉散悶安墳地，黃聘才擺酒慶餘堂；

拍馬屁趨賢遇財主，效狐媚黛玉築債臺；

做媒人篋片效勤勞，娶妓女聘才失名譽；
聞嚴訓探長密傳言，趁機會金剛初出浴；
五月仙登臺串戲劇，胡寶玉供客備珍饈；
嘲五索客人欣鬥雀，號三胡老妓獨稱雄。
這些關目，請觀第七集分解。